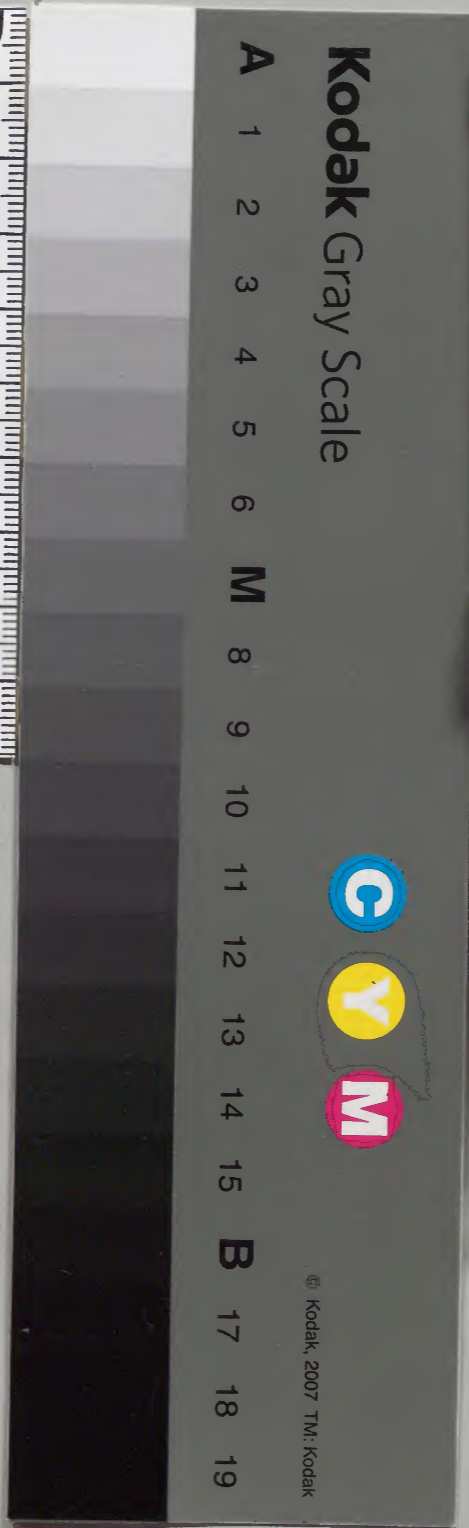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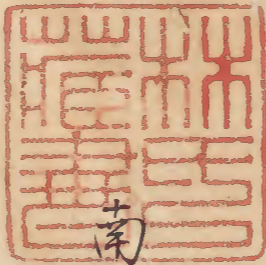
穀
田井
録
十二
五

庫文閣内			
函	冊	號	類
一	三	二	漢
三	八	一	書
架	冊	號	類

庫文閣内			
函	冊	號	類
三	三	二	漢
一	八	一	書
架	冊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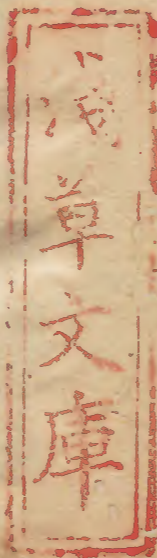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214	
冊數	8 (4)		
函號	308	188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二

天台陶宗儀九成



園池記

唐南陽樊宗師字紹述所撰絳守居園池記艱深奇澁

讀之往往昧其句讀沈義乎哉韓文公謂其文不蹈

襲前人一言一句觀此記則誠然矣宋王晟列悅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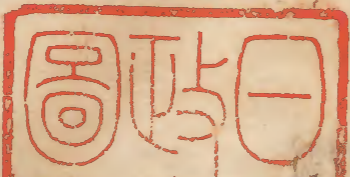
為解秩今不復有偶得灤陽趙仁奉字伯昂箋註本

句分字析詞理煥然因書其記傳其句讀以便披覽

云有未解者又須觀全註可也點法為句為讀

記曰絳即東雍去聲為守去聲理所切稟參所今實沈

分去聲氣畜兩河潤有陶唐堯遺風餘思去聲晉



韓魏之相剝割。世說總其土田士人。今在磽交
切雜擾。宜。得地形勝。泻水施法。豈新田又最
猥不可居。刈地或自有興。屬上句。或人因得附為
奢儉。將為守悅。致平理與。平聲。益侈心。耗物害時
與。平聲。自將失。敦窮華。終披夷。不可知。罍。緬。暗
疑也。孤顛。阿。偃。上。若。下。切。玄武。踞。守居。割有
北。自甲。辛。苞。太。池。泓。橫。硤。旁。潭。中。癸。次。木
腔。暴。三。丈。餘。上。句。屬。涎。玉。沫。珠。子。午。梁。貫。亭。曰。洄
漣。虹。蜺。雄。雌。亨。鞠。觀。蠶。忍。時。礙。恨。胡。懸。島。坻。音
淹。委。平。莎。靡。漫。半。切。莫。蘿。蕃。翠。蔓。紅。刺。桐。拂。綴。

南連軒井。陣中湧曰香。承守寢。醉。雖。遂。思。西
南有門曰虎豹。左書虎搏。補。各。立。萬。力。千。氣。
底諳。瓮。甄。匿。地。努。肩。腦。口。牙。快。抗。雷。火。雷。風。
黑山震。將。合。右。胡。人。崩。黃。帝。元。累。切。追。珠。
丹碧錦襖。身刀囊。鞞。槌。編。加。上。白。豹。玄。班。飲。距
。掌。脾。意。相。得。東南有亭曰新。前。舍。音。曰。槐
。有。槐。負。虛。器。護。對。鬱。蔭。後。顧。渠。決。綠。池。西
直南折。虛。赴。可。宴。可。衛。又。東。塞。渠。曰。望。月。音。輶。
又。東。塞。窮。角。池。研。雲。曰。栢。有。栢。蒼。青。官。士。擁。
列。與。槐。朋。友。嶮。鉏。銜。陰。洽。色。北。俯。渠。懂。來。

。刮級面西。○吳隅疑作。黃原决天。汾水鈞
帶。白言謁。行且良間。遠函青索。近樓臺井
周點畫察。可四時合奇士。觀雲風霜露雨雪。
所為。去。生收。歛賦歌詩。正東曰蒼塘。導瀕西
濟望。瑤翻碧漱。光文切。鑊。梨深撓。奴巧收
窮。正北曰風隄。乘携左右。隄執北。回股努。
帶徒計。振切。計。蹴墉。御渠歆池。南楮楹。景恠
嫻。蛟龍鈞牽。寶龜靈麗。薄猛切音。文。章。陰
欲呼合。墊都念。歆枯切。呼。煙漬靄聚。桃李蘭蕙。神君
仙人衣裳雅治。可會脫赤熱。西北曰鼇。蛭音。灰

原。開呼。未儲。虛明茫。○鬼眼瀕耳。可大
客旅鍾鼓樂。提鵬挈鷺。伯音。池豪渠。憎乖憐
園。正西曰白濱。蒼鳥外。深憐梨。素女雪舞百
侖。水翠披。嚶虛郭。千幅。迎西引東士長崖
。挾橫埒。音。埒。月卯酉作日。或樵途。陽徑幽委。喪鳥
。聲。無人。風日燈火之。晝夜漏刻。詭婉魚。絢化
。大小亭。館池渠間。走池隄上亭後前。俾乘墉
。如連山。群峯擁。地高下。如原隄。隄。聲。水
。引古。自源三十里。鑿高。槽絕。實墉。為或
其池溝。沼渠。瀑。衆。藪。溪。終出。汨。音。街。街。蛙

町阡陌間。入汾。巨樹木。資士悍。水沮預切。宗族盛茂。亭蔭遠映。錦繡交菓枝香。晚麗音補。才侯龍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尚往。有指可創起處。余退常吁。後其能每。果有不音補。者。池由於煬。及當作者雅文。安知音補。築臺為拒。幾音補附於污宮。水本於正平軌。病井涵生物瘠。引古沃澣人便。幾附於河渠。嗚呼。為附於河渠則可。為污於汙宮其可。書以薦後君子。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記。又見一本。

亦註解者不著姓名。所分句讀。與前畧有不同。如併附于此。絳。即東雍為守理所。作一世說。土田。士人。宜。得地形勝。自將失。激窮華。陣。緇。孤。顛。阿。屈。玄武。守居。割有北。自甲。辛。苞。大。池。泓。橫。破。旁。作一。潭。中。癸。次。木。腔。作一。瀑。三。丈。餘。作一。子。午。梁。虹。蜺。雄。雌。穹。鞠。觀。廬。作一。莎。靡。縵。南。連。軒。井。陣。左。畫。虎。搏。立。萬。力。千。氣。底。瓮。作一。珠。丹。碧。錦。襖。身。刀。囊。鞞。搥。縮。白。豹。玄。班。飲。距。掌。脾。作一。有。槐。扇。護。對。作一。鬱。蔭。渠。

決：△綴池西△直南折庭赴△擁列△與槐朋友
△巽隅間△白言謁行△且良間△遠岡青棠△近
△可四時合奇士△觀雲△風△霜△露△雨△雪
△所為發生收斂△正東曰蒼塘蹲瀕西濟望△
瑤翻碧漱△正北曰風隄乘携左右△隄執北回
股勢帶披蹴墉△南楫楹△景恠燭△蛟龍鈎牽
△烟漬靄聚△開昭儲△虛明茫△提鷗△繫鷺
△鄕△千幅△迎引西東△月卯酉樵途隄徑幽委
○夷鳴聲○晝夜○大小亭館○池渠間○
隄上○亭後前障乘墉△如連山群峯△擁地高

下作一鑿高槽作一絕竇墉作一為此作池溝沼渠
瀑滾△每字汨；街街△町畦阡陌△每字間入汾作一
水祖宗族茂盛作一旁蔭遠映△錦繡文菓枝香畹
△麗絕地郡作一考真臺亭沼沚之增△後其能每
果有不補建者作一池由於煬及者雅文作一誅
△此本病井涵△生物瘠△引古沃澗作一人便幾
多此字
附於河渠作一

廁等
今寺觀削木為筭置涵園中名曰廁筭北史新文軍王
嗜酒淫泆肆行狂暴雖以楊情為相使進廁筭然則
情所進者豈即此与按說文廁清也從广則声韻初

吏切。澗也。雜也。次也。澗也。居高臨垂邊曰廁。高岸夾水曰廁。史記太倉公傳。豎奉劍從王之廁。汲黯傳。衛青大將軍侍中上踞廁見之。注如淳曰。廁音則。謂牀邊據牀視之。一云澗廁也。廁牀邊側。漢書注如淳曰。廁澗也。孟康曰。廁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仲馮曰。廁當從孟說。愚意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為起。夫武帝固以奴隸待青亦不應踞澗澗而見之。然漢文居灞北臨廁使慎夫人鼓瑟。注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即此推之。則凡廁者皆取其兩物間為義。又邳都傳。賈姬如廁有野彘入廁。余都擊之。則此之如廁亦恐

非是澗澗也。如列女傳。謫守都廁三年。莊子庚桑篇。適其偃。註。偃。屏廁也。屏廁則以偃。淡儀。禮既夕禮。甸人築圻坵。隸人溫廁。塞廁。萬石君傳。建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澣。洒。注。孟康曰。廁行清。踰行中。受。查。丞也。至於晉侯食麥。脹如廁。陷而卒。趙襄子如廁。執。豫讓。高祖鴻門會。如廁。召樊噲等。及如廁。見柏人。金日磾如廁。擒奉何羅。范曄。佯死置廁中。李斯如廁。見鼠。陶侃如廁。見朱衣。王敦如廁。食棗。劉寔誤入石崇廁。郭璞被髮廁上。列李和廁上置香爐。沈慶之夢。因簿入側中。崔浩焚經。投廁中。蘇義。廁神。赤廁鬼。前。積。盟。李。

松花

連枝秀

孔惺於廁曹植戒露頂入廁之類則真溷園矣

南方或謂折花曰拗花唐元微之詩試問灑旗歌板地
今朝誰是拗花人又古樂府拗折楊柳枝

京師教坊官妓連枝秀姓孫氏蓋以色事人者年四十
餘因投禮逸士風高老為師而主教者褒以空湛靜
慧散人之號狹二女童放浪江海間偶至松江愛其
風物秀麗將結數椽為棲息所郡人陸宅之居仁嘗
往訪焉秀頗不以禮貌因其請作募緣疏遂為護之
疏曰京師第一部教坊占排場曾使萬人唱采道德
五千言公案抽鎖鑰只因片語投機向林下得大道

高風指雲間問前緣福地一跳身纔離了百戲棚中
圈子雙擺手便作箇三清門下間人赤緊地每是每
非到大來自由自在識盡悲歡離合幻打開老病死
生潮交媾功成陰陽炭燒空慈海修持行滿雌雄劍
劈破愁城七星冠剛替下鳳頭釵合歡帶生綉做鹿
皮袋空非空色非色即是空道可道名可名強名
曰道往常時紅裙翠袖生綃帕猛可里草履麻衣匾
皂條銷金帳冷落風情養丹爐消磨火性半世連枝
帶葉算從前歷盡虛花一朝剗草除根到此際方成
結果尋幾箇烟霞外道遙伴侶抵多少塵埃中浮浪

男兒存一點志誠心。百事可做。少幾處風流債。一筆
都勾。試問他濁酒狂歌。爭如我清茶淡話。迷真陣。當
時落陷。人負我。負人。總是虛脾。玄關竅。今日點開。
心即道。即心。無非妙用。牢着眼。看烏飛兔走。急回
頭。怕鶴怨猿啼。五陵人買笑。追歡掉頭不顧。三島客
談玄論道。稽首相迎。大都來幾箇知音。多管是前生
有分。玉樓花下。千鍾酒。幾番歌白苧。追行雲。紙帳梅
邊。一炷香。從此誦黃庭。消永日。桃花扇。深藏明月影。
椰子瓢。長醉白雲鄉。皓齒細腰。打疊少年歌。舞錦心
緯。脈。宜揚老子經文。奈科打諢。不離機鋒。課嘴撩牙。

長存道眼。燒夜香。非尋佳偶。披鶴氅。星月下。禮拜第
唐。登春臺。不望遠人。駕鸞車。雲霄上。追尋葉史歌館。
化為仙館。靜戲房。番作道房。幽淨洗。臙脂。見全真本
來面目。輕敲檀板。聽步虛。別是宮商。人盡誇。七真堂
添上箇小孫姑。我只道五城山。再立下新王母。不比
尋常釣子。曾經老大鉗錐。百鍊不回。萬夫難敵。疇昔
微通一笑。白面郎。爭與纏頭。如今頓悟。三生青眼客。
便當擡手。既不作入。夢朝雲。暮雨也。須撇。等閒秋月
春風。若教了菰團上工夫。便可到蓬壺中境界。肯莊
巖一處。千年香火。是成就到頭。陸地神仙。金銀鈔等。

邵鞭

物是必大塊子捨來。福祿壽利錢擬定加倍見還你。得道者多助。看琳宮寶殿。日月交輝。愛人者必親。仗玉聲金鍾。晨昏報德。疏文一出。遠邇傳誦。以資笑談。秀不可留。遂宵遁。然文雖新奇。固近於俳。視厚德君子有間矣。而其帷箔之不修者。豈偶然哉。

文真王阿憐帖本見之。夫人奉月思的斤以賢行稱。一日有馱馬鞭於王者。鞭內暗藏一鐵筒。拔靶取之。則得王喜持示夫人。將酬以幣。夫人曰。君平肯若嘗害人。則防人之必我害也。苟無此心。焉用為王。悟亟還之。

奉母避難

秦州人袁氏兄弟二人同居養母。至正壬辰。紅巾壓境。兄弟負母逃避。至中途。兄念妻子不置。辭母歸。惟弟與母借居田舍。後城陷。其一房盡遭殺戮。獨弟之妻子獲免。乘間奔避。適夫婦父子相會。特傳為孝行所感。

匠官仁慈

杭州行金玉府副總管羅國器。世榮郡人也。天性仁慈。有匠人程限稽違。案具吏請引決。羅曰。吾聞其新娶。若責之。舅姑必以新婦不利。口舌之餘。不測繫焉。姑置勿問。後或再犯。重加懲治可也。夫羅職在造作耳。尚能知此。而受民命之寄者。則及貪墨苛慘。惟以鞭

朴立威為務哀哉

著衣喫飯 該云三代仕宦字不得著衣喫飯按魏書文帝詔群臣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則古已有此語

文章政事

臣仲實先生忠誠僉浙西憲司事時有自首不合令女習字謳唱者先生案議云男女每父母之余私有所從王法不許父母違男女之願置之非地公論豈容所首宜不准合依律杖斷又有年七十之上而毆人者案議云既能為不能為之事必當受不當受之刑先生文章政事皆過人遠甚而廉潔不污家甚貧臣

正間官至中書左丞先生未顯時一日晨炊不繼欲携布袍質米於人室氏有吝色因戲作一詩曰典却春衫辨早厨老妻何必更躊蹰瓶中有醋堪燒菜囊裏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為此子事只因曾讀教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後果及第

浙江潮候

浙江一名錢唐江一名羅刹江所謂羅刹者江心有石即秦望山脚橫截波濤中高旅船到此多值風濤所困而傾覆遂呼云此事見吳越時僧贊寧傳載中其晝夜二潮甚信上人以詩括之曰午未未未申申卯卯辰辰巳巳巳午午朔望一般輪此晝候也初一日

午未初二日未初十五日如初一。夜候則六時對衝
子午丑未之類。漢東宣伯聚先生嘗作浙江潮候
圖說云。大江而東。凡水之入于海者。無不通潮。而浙
江之潮。獨為天下奇觀。地勢然也。浙江之口。有兩山
焉。其南曰龕山。其北曰赭山。並峙於江海之會。謂之
海門。下有沙潭。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若伏檻然。潮之
入于浙江也。奔乎浩渺之區。而頓就欽束。逼礙沙潭。
回薄激射。折而趨于兩山之間。拗怒不戢。則奮而上
陷。如素蜺橫空。奔雷殷地。觀者膽掉。涉者心悸。故為
東南之至險。非他江之可同也。原其消長之故者。曰

天河激湧。曰地機翕張。揆其晨夕之候者。曰依陰而
附陽。曰隨日而應月。地志海經言。殊旨異。胡可得而
一哉。蓋囑則之運。大氣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
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月有盈虛。潮有起伏。
故盈於朔望。虛於兩弦。息於朏晦。消於朏。而大小
準焉。月為陰。精水之所生。日為陽。宗水之所從。故晝
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
卯酉之陰。陽之交。故潮大於餘月。大梁析木。河漢月
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於餘月。寒暑之
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

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于上，水緯于下，進退消長，相為生成，曆教可推，毫釐不爽，斯天地之至信，幽贊於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杭之為郡，枕帶江海，遠引甌閩，近控吳越，商賈之所輻湊，舟航之所駢集，則浙江為要津焉，而其行止之淹速，每不畢聽於潮汐者，或違其大小之信，爽其緩急之宜，則必至於傾墊底滯，故不可以不之謹也。某承乏茲郡，屬兵革未弭之秋，信使之往來，師旅之進退，雖期會紛紜，邊陲警急，必告之曰：謹候潮汐，毋躁進以自危，然而跡累肩摩，晨馳夕驚，有不能人喻而戶說之者，考之郡志，得四

時潮候圖，簡明可信，故為之說，而刻石于浙江亭之壁間，使凡行李之過此者，皆得而觀之，以毋蹈夫觸險，躁進之害，亦庶乎思患而預防之意云。此說博極群書，辭理超詣，而古今之論潮汐者，蓋莫能過之矣。因併錄之。

貞烈墓

千夫長李某，戍天台縣，日一部卒妻郭氏，有令姿，見之者，無不嘖嘖稱賞。李心慕焉，去縣七八十里，有私盜出沒處，李分兵往戍，卒遂在行，既而日至卒家，百計調之，郭氏毅然莫犯。經半載，夫歸，具以白，為屬所轄，罔敢誰何。一日，李過卒門，卒邀入治茶，忽憶得前事。

怒形於色。亟轉身持刃出。而李幸脫走。訴于縣。捕
繫窮竟。案議持刃殺本部官。罪死。縣桎梏圖中。疑
而色之。惡少年與官之吏胥。皂隸輩。豈有不起覬覦
之心者。郭氏躬餽食於卒外。閉戶業績紡。以資衣食。
人不敢一至其家。久之。府檄調黃巖州一獄。卒業其
姓者至。尤有意於郭氏。乃顧視其卒。日飲食之情。若
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傳有五府官出。五府之官所
以斬決罪囚者。葉報卒知。且謂曰。汝或可活。我與為
義兄弟。萬一不保。汝之妻尚少。汝之子若女。纔八九
歲耳。奚以依顧。我尚未娶。寧肯俾為我室乎。若然。我

之視汝子女。猶我子女也。卒喜諾。葉遂令郭氏私見
卒。謂曰。我死有司。此葉押獄性柔善。未有妻。汝可
嫁之。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能二適以求生
乎。既歸。持二幼。痛泣而言曰。汝爹行且死。娘死亦在
且父。我兒無所怙恃。終必死於飢寒。我今賣汝與人。
娘豈忍哉。蓋勢不容已。將復奈何。汝在他人家。非若
父母膝下。比母仍似是嬌癡為也。天苟有知。使汝成
立。歲時能以卮酒奠父母。則是我有後矣。其子女頗
聰慧。解母語。意抱母而號。引裾不肯鬆手。遂携二兒
出市。召人與之行路。亦為之嘔淚。邑人有憐之者。納

其子女贈錢三十緡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饌携至獄
門謂葉曰願與夫一再見葉聽入哽咽不能語既而
曰君擾押獄多矣可用此少禮答之又有錢若干可
收取自給我去一富家執作為口食計恐旬日不及
看君故也桐別垂泣而出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
而死此水極險惡竟不為衝激倒仆人有見者報
之縣官往驗視得實皆驚異失色為具棺斂就葬
於死所之側山下又為申達上司仍表其墓曰真烈
郭氏之墓大書刻石墓上正丙戌朝廷遣奉使
宣梅循行列郡廉得其事原卒之情款之人遂付還

特健藥

子女終身誓不再娶

墨藪載徐氏書記云平一齧亂之歲見育官中嘗觀先
后澗書法教軸將榻以賜藩邸令女學內人出六十
餘函於億歲殿曝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縹云是木
宗時所裝其中有故青綾縹玳瑁軸者云是梁氏舊
跡楷書每函可二十餘卷別有一小函有十餘卷所
記憶者是扇書樂教告誓黃庭私訪於所主女學問
其函出盡否荅云尚有不知其幾至中宗神龍初貴
戚寵盛官禁不嚴御府之珍多歸私室先盡金壁次
及書法嬪主之家因此擅出或有報安樂公主者於

乞求

內出二十餘匹。駙馬武廷秀久踐虜庭，每功於此。徒
聞二王之迹，強効寶持。時呼薛稷，鄭愔及平一，詳其
善惡。諸人隨事荅稱上者。登時去牙軸紫縹，易以漆
軸黃麻紙，縹題云特健藥。云是虜語，其書合者。時有
木宗御筆，於後題之。嘆其雄逸云。及考之書苑，菁華
特健藥作云特健樂，恐是銀梓誤耳。

世之曰乞求，蓋謂正欲若是也。然唐時已有此言。王建
宮詞，只恐他時身到此。乞求自在得還家。又花葉夫
人宮詞，種得海柑，繞結子。乞求自過與君王。

張道人

暨陽之南門橋軍人張旺者，人咸稱之曰張牌。素兇狠

無賴，嘗夜盜城西田父菜，被執，濡其首溺池而殺之。
以故恨入骨髓。每思有以為報，而未能。一夕宿火瓦
罌，往燒其家。道由觀溝，時月色微明，畫師吳碧山尚
未寢，偶聞步履聲，穴窓窺之，見張前行，而殭鬼百數
踵其後。飯頃，又聞步履聲，復窺之，則張回，而青衣童
子二人前導焉。吳甚驚恠，蓋張乃異常所厚善者。詰
旦往叩張，初不承，及語之審，因以前事告。且曰：我
實欲燬其室，以快所憤，因念寬，相報，豈有了時。遂
棄火，歸他處見也。吳乃告以其詳，張大感悟曰：一念
之頃，可不謹哉。即捨俗出家。人又咸稱之曰張道人。

後竟得道云此在正五年事也

陰德延壽
肯真列一巨商每歲販粥至杭時有挾姑布子之術曰
鬼眼者設肆省前言皆奇中故門常如市商方坐下
坐忽指之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後三日內數
不可逃商懼即戒程時八月之初舟次楊子江見江
濱一婦仰天大號商問焉荅曰妾之夫作小經紀止
有本錢五十緡每買鵝鴨過江貨賣歸則計本於妾
然後持贏息易柴米餘貲盡付酒家率以為常今妾
偶遺失所留本錢非惟飲食之計無所措亦必被箠
死寧自沉商聞之歎曰我今厄於余設令鑄金可代

我每虞矣彼乃自夭其生哀哉亟贈錢一百緡婦感
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之言告父母且與親戚故舊
叙永訣閉戶待盡父母親故宛轉寬解終弗自悟踰
期無他故復之杭舟阻風偶泊向時贈錢處登岸散
適此婦襁負嬰孩遇諸道迎拜且告曰自蒙恩府持
拔數月後乃產母子二人沒恙感再生之賜者豈敢
忘哉商至杭便過鬼眼所驚顧曰公中秋胡不死乃
詳觀形色而笑曰公陰德所致必曾救一老陰少陽
之命矣商異其術指錢若干以報之

帝師

巴思八帝師法號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

治大聖至德普覺真知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
子大元帝師極的達巴思八八合失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二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三

天台陶宗儀九成

中書鬼案 中書省准陝西行省咨察罕腦兒宜慰司呈八匝街禮
敬坊王弼告臣正三年九月內到義利坊平易店見
有算卦王先生因問來歷致爭當月二十九日夜睡
房窓下似風吹葫蘆聲不時有之請到李法師遣送
虛空人言算卦先生使我來哭聲內稱冤枉弼祝之
曰爾神爾鬼明以告我鬼云我是豐州黑河村周大
親女月惜至正二年九月十七日夜因出後院被這
王先生將我殺了做奴婢使喚如今教在你家作恠

哭者索要衣服抄寫所說赴官陳告差盧捕盜等與
社長吳信甫於王先生房內搜獲木印二顆黑羅繩
二條上釘鐵鉞四箇壓鎮女身小紙人八箇五色絲
五色絨上俱有頭髮相纏又小葫蘆一箇上拴紅頭
繩一條內盛琥珀珠二顆外包五色絨朱書符命一
符又告十二月初三日有鬼空中言我是奉元路南
坊開張機房歌大第二男頑驢這先生改名頑童我
年一十八歲被那老先生引三箇伴當殺了我二十
二月又有鬼空中云我是察罕腦兒李帖家孩兒延
奴又名搶灰那老賊殺了我改名買賣我被殺時年

十四歲勘問得犯人王萬里即平先生狀招年五十
一歲江西省吉安路民於襄陽周先生處習會陰陽
課命屋頂二年三月內到興元府逢見劉先生云我
會使術法迷惑人心收採生魂使去人家作禍廣得
財物我有收下的賣与你一箇隨於身畔取出五色
絲帛并頭髮相結一塊言稱這箇小名喚延奴我課
算揀性格聰明的童男童女用符命法水咒語迷惑
活割鼻口唇舌尖耳朵眼睛咒取活氣剖腹掏割心
肝各小塊曬乾搗羅為末收果及用五色絲帛同生
魂頭髮相結用紙作人形樣符水咒遣往人家作恠

根隨到伊下處。至夜劉先生焚香念咒燒符。聽得口
言不見形影。問師父你教我誰家裏索甚去。劉先生
分付李廷奴你與這先生做伴去。說罷將咒語收禁
萬里與訖鈔七十五兩買得五色絲帛頭髮相結一
塊。稱說可改名買賣傳教。米生遣使收禁符。命咒水
又云牛狗肉破法休喫。續後於房州山地。面經過逢
見廣州舊識鄭先生云。我亦會遣使覓覓。我有收下
的生覓賣與你。萬里與訖鈔一錠。鄭先生取出五色
絲帛頭髮相結紙人兒一箇云。此名歌頑童。萬里將
與李買賣一處遣使以課算。為由前到大同路豐州。

黑河村地面往來。至正二年八月內。到於周大家課
命將伊女月惜八字看算。性格聰慧。要將殺害。收
采生覓。至九月十七日夜。於周大住宅後院墻下黑
影內潛藏。間見一人往後院內來。認得係是月惜。在
彼出後。萬里密念咒語。向前拖拽。往東奔走。將月惜
禁止端。左腕下沿身衣服。用元帶魚刀。將其額皮割
開。扯下懸蓋眼膽。及將頭髮割下一縷。用紙人并五
色采帛。絨線桐結作塊。一如人形樣。然後割下鼻口
唇舌耳尖眼睛。手十指。梢脚十趾。梢却部。開胸腹。統
方倒地氣絕。又將心肝肺各割一塊。曬乾搗末。裝於

小葫蘆內。至正三年九月內來到察罕腦兒平易店
安下開張卦肆。與王弼相爭挾雙令生意。周月情等
三名前往本家作禍。為買馬肉食。因店內將牛肉作
馬肉賣。因此不能收禁。事洩到官。及責得李福。遂
即李帖狀結生到孩兒。延奴常有疾病。於五岳觀口
許出家。落在紙灰內。改名搶灰。天曆二年二月內令
其趕牛牧放。不歸。此時饑荒。想得被人虧害。不曾根
尋。及行移奉元路咸寧縣。并大同路豐州。照勘耿頑
童。因月情致死。緣由相同。呈乞咨請施行。准此。送據
刑部擬得。王萬里殘忍不道。合令凌遲處死。其妻子

遷徙海南安置

余幼時嘗見胡石塘先生玄寶傳。今不能記其全篇。有
人出永嘉高則誠明烏寶傳。相示。雖曰以文為戲。要
亦有關於世教。傳曰。烏室者。其先出於會稽褚氏。世
尚儒務詞藻。然皆不甚顯。至室厭祖父業。變姓名。從
墨氏游。盡得其通神之術。由是知名。初室之先有錢
氏者。亦以通神之術顯。迨室出。而錢氏遂廢。然其術
亦頗相類。故不知者。猶以為錢云。室輕薄柔默。外若
方正。內實垢污。善隨時舒卷。常自得聖人一貫之道。
故每入而不自得。流俗多惑之。凡有謀於寶。小大輕

重多寡精粗。立不曲隨人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愛。其子姓蕃衍。散處郡國者。皆官給廬舍。而加守護焉。其有老死者。則官為聚其屍而焚之。蓋知墨之末俗也。室之所在。人爭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則老稚婢隸。無不忻悅。且重扁鵲字。敬事保愛。惟恐其他適也。然素趨執利。其富室執人。每屈輒往。雖終身服役。弗厭。其屢人貧。或有傾心願見。終不肯一往。尤不喜儒。雖有暫相。與往來者。亦終不能久留也。蓋儒墨之素不相合。若此。實好逸惡勞。愛儉素。疾華侈。常客於弘農田氏。田氏朴且嗇。室竭誠與交。田氏沒。其子好

奢靡。日以声色宴游為事。室甚厭之。隣有高氏者。亦若田氏父之為也。遂挈其族往依焉。蓋墨之道貴清淨故也。然其為人也多詐。反覆不常。凡達官執人。無不願交。而率皆不利敗事。故其廩介自持者。率不與實交。自室之術行。挾詐者往。偽為室術。以售于時。後皆敗死。故室之術益尊。是時崑崙抱璞公南海玄珠子永昌。從革生皆能濟人。與世俯仰。曲隨人意。而三人者亦願為室交。苟得室一往。則三人亦無不可致。故時譽咸歸於寶焉。室族雖夥。然其狀貌技術亦頗相似。知與不知咸謂之烏室云。論曰。烏氏見於春

秋世本姓苑若存餘枝鳥獲皆為顯仕至唐兼恩重胤始盛迨室而益著室裔本褚氏而自謂烏氏則妄詐亦可知矣實之字雖出於墨而其害道傷化尤甚雖孟軻氏復生不能辯也然使室生於唐虞三代時其術未必若是顯然則室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時有以使之嗚呼豈獨室之罪哉

綠窓遺

藁

新喻傅汝礪先生老金嘗志其妻殯云君諱淑字蕙蘭姓孫氏其先汴人年二十三歸我於湘中五月而卒君高朗秀惠生六歲母卒父教以書稍長習女工晨起獨先盥櫛適父母所尚安畢佐諸母具食飲退治

女工晡時觀經史或鳴琴自休既夕聚家人瞑坐說古貞女孝婦傳燭至治女工如初富貴家多求婚父不許及以許余家人不悅一日有幸余疾者欲因動之君曰大人以愛子許人必慎所扶矣即有不諱余也若等謂我且慕世俗富貴而改聘耶有死而已皆愧謝不敢復言事繼母盡孝道死之日母大慟既瞑目久忽徐起止母哭令自寬及母出私泣告余曰妾為父母所偏愛即死必傷其心然終必死矣為將奈何君後富貴幸念之言既復瞑目泰定五年八月廿有一日也後三日高殯湘中及序其遺藁云故妻孫

氏蕙蘭早失母父周卿先生以孝經論語及凡女誡
之書教之詩固未之學也因其弟受唐詩家法於庭
取而讀之得其音格輒能為近體五七言語皆間雅
可誦非苟學所能至者然不多為又恒毀其藁家人
或竊收之令勿毀則曰偶適情耳女子當治織紵組
紃以致其孝敬辭翰非所事也既卒家人哭而稱之
因出其藁得五言七首七言十一首五七言未成章
者廿六句特為編集成帙題曰綠窓遺藁序而藏之
五言詩曰窻裏人初起窻前柳正嬌捲簾衝落絮開
鏡見垂條坐對分金線行防拂翠翹流鶯空巧語倦

聽不須調右小閣烹茗疏簾下玉鈎燈光翻出鼎
釵影倒沉甌婢捧消春困親嘗散暮愁吟詩因坐久
月轉晚妝樓右燈前催曉妝把酒向高堂但願梅花
月年年映壽觴右采閣閉朝寒妝成擬問安忽聞春
雪下喚婢捲簾看右粲梅花樹盈似似玉人其心
對冰雪不愛艷陽春右小春羅扇團團秋月生蟠
桃花樹裏繡得董雙成右自拂雙眉黛何曾慣得愁
若教如翠柳使恐不禁秋右七言詩曰樓前楊柳奈
青枝樓下春寒病起時右坐小窻無氣力隔簾風亂
海棠絲右綠窓寂寞掩殘春絲得羅衣懶上身昨日

翠帷新病起。滿簾飛絮正愁人。右小妹方纔習孝經。
可憐嬌怯性偏靈。自尋女誡。窓前讀。嗔道家人不與。
聽三。幾點梅花。瓷小盆。冰肌玉骨伴黃昏。隔窓久坐。
憐清影。閒畫金釵。記月痕。右。綵被寒多未欲眠。梨花
枝上聽春鶯。明朝又是清明節。愁見人家買紙錢。右
春雨隨風濕粉牆。園花滴三。斷人腸。愁紅怨白知多。
少。流過長溝水亦香。右。春風昨夜碧桃開。正想瑤池
月滿臺。欲折一枝寄王母。青鸞飛去幾時來。右。空塔
日晚雨纔乾。小婢相隨倚畫闌。金釵誤掛緋桃落。羅
袖愁依翠竹寒。右。小窓今夕。綵鍼閒坐對銀蟾。整翠

鬟。凡世何曾到天上。月宮依舊似人間。右。乞巧樓前
雨乍晴。寧。新月伴雙星。隣家小女都相學。剗取金
盆看五生。怯庭院深。早閉門。停鍼。每語對黃昏。碧深
紗窓外。初生月。照見梅花欲斷魂。右。十未成章詩曰。
露下庭梧葉。風吹月桂花。登樓望過鴈。閉戶見棲鴉。
綵簾當雪卷。銀燭背風然。雪晴山顯翠。風暖水生紋。
萱草當堦綠。櫻桃落地紅。芍藥開時病。荼蘼落處愁。
玉釵簪茉莉。羅扇綵芙蓉。窓前垂柳分春色。鏡裏生
蘭對曉妝。花間影過那知燕。柳外聲來不見鶯。慈親
教婢回金剪。驕妹嗔人奪綵鍼。妝成空鏡楊花過。行

出珠簾燕子歸。自傾瓮裏春泉水。親灌塔前石竹花。
海棠帶雨。臘脂重。楊柳凝烟。翡翠濃。先生既喪妻。哀
戚之情。多見於詩。悼亡曰。驚飈吹羅幙。明月照塔瓦。
春草忽不芳。秋蘭亦同死。斯人蘊淑德。夙昔明詩禮。
靈質奄獨化。孤魂將安止。迢々湘西山。湛々江中水。
水深有時極。山高有時已。憂思何能弇。日月從此始。
右皇天平四時。白日一何遽。勤儉畢婚姻。新人忽復
故。衾裳歛遺。龕棺擲。送葬出北門。徘徊怛歸
路。玉顏不可恃。况乃孰与素。累々花下墳。鬱々壙西
樹。他人亮同此。胡為独哀慕。右新婚誓偕老。恩義永

且深。旦暮為夫婦。哀戚奄相尋。涼月燭西樓。悲風鳴
北林。空帷奠巾櫛。中房虛織紉。絳章餘婉妾。琴瑟有
餘音。瞻言贖故物。惻愴內不任。豈無新人好。焉知諧
我心。掩衾搖長暮。涕下濡衣襟。若人生貴有別室。家
各有宜。貧賤遠結婚。中心兩不移。前日良宴會。今為
死別離。親戚各在前。臨訣不成辭。傍人拭我淚。令我
要裁悲。共盡固人理。誰能心勿思。右感獨曰。出々蕙
草晚。靡々蘭芳斷。皎々夜泉人。冥々不復旦。流塵棲
暗壁。涼吹經虛幔。無論懽意消。可復愁思亂。竟傷父
方永。氣衰秋將晏。當忘悵斷素。捐篋悲柔翰。憶初成

好合誓且同憂患。何言遂長終。獨處增永歎。寤寤忽
如在。展轉驚復散。念茲何嗟及。哀至聊自判。百日曰
人生。悲死別。矧在心相知。新婚未及久。杳々遠何之。
昔為連理木。今為斷腸枝。相去時幾何。百日奄在茲。
虧月有圖夕。逝水每還期。棄置非人情。何以為我思。
入室曰。妝閣閉長夜。垂蘭生復春。猶疑挑錦字。不見
掩羅巾。故物空在。司葉條生。網塵右。虛窓明月滿。芳
砌綠苔滋。花間時染翰。尚憶解題詩。寂寞迷泉下。貞
心空自知。右。追和蕙蘭曰。小窓開盡碧桃枝。憶得青
鸞化去時。昨夜秋風如。悲夢中吹斷素琴絲。右。江

圓

上愁時復值春。帶圍寬盡不宜身。階前舊種櫻桃樹。
日暮飛花故著人。右。嗟夫。孫氏之詩。依乎禮義。先生
之詩。哀而不傷。奉得性情之正。是可傳也已。

為將嗜殺

王皮者住鳳翔府城外八九里許。盛暑中入城買皮料。
歸至中途。憩道傍大樹下。忽有二卒來前。狀貌奇恠。
似非凡世間人。遽問曰。汝王皮否。王竊疑懼。然不敢
不以實對。乃曰。某是已。卒曰。陰府攝汝。王曰。某平生
無他過惡。望賜矜憐。卒不諾。又告曰。容到家。與妻子
一別可乎。卒乃諾。將及門。卒力挽之。不能入。王大叫。
救我。救我。比妻子來前。王已仆地。氣絕。既歛。胸間微

煖如生。經宿未敢蓋棺。王於真漠中。隨卒至一所。儼若王者之庭。儀衛吏隸。無不備具。問曰。汝為秦白起。偏將坑趙降卒四十萬。知其罪否。王荅曰。某傭工。平生不曾讀書。不知白起為何人。亦不知降卒為何事。於是令王起。凡再歷二庭。問亦如之。荅亦如之。乃反接王一大池邊。取池中泥塗其胸。寒氣凜冽。洞腹透背。王即悟曰。某已記前身事矣。遂解其縛。復引至原問第三庭。王告曰。某曾為白起偏將。其當年殺趙降卒時。某曾力諫不從。非某之罪。頃聞牽一荷鐵校者。跪王側。王認得。似是白起。而形骸骨立。又若非似。蓋

因久囚故也。起見王曰。子來矣。余復何言。方招承庭吏。堯王還第一庭。檢錄陽弄及蘭籍。尚有若干年。即余原撰。卒引至原。憇樹下一推。而王乃在棺中。跳躍而起。妻子親隣。既驚且喜。叩問之。備言其故。有傳之。至京師者。差進士高指。為來鳳翔。覆察果實。時王元吉為本府照磨。元吉能備言其詳。且有抄錄公文。此一事。然雖若幻誕。端可為。將而嗜殺人之戒。故畧節大槩如上。

釋怨結姻

楊州泰興縣馬駝沙農夫。目大者。其里中富人陳氏之佃家也。家貧不能出租。以輸主。乃將以所佃田轉質。

於他姓陳氏田傍有李慶田者亦業佃種潛賂主家
兒約能奪田与我而不以與陳氏者以所酬錢十倍
之一分之家兒素用事因以利啗其主聽奪田歸
李氏司固言可奈何既以穀田不相侔輕其直十之
一司愈不平會歸而李與嘗所用力及為立券者殺
雞飲酒司因隨所之李欲卻司輒先將一卮酒飲之
司忿恨去對妻語所以與李怨仇之故妻苦口諫曰
吾之窮命也奈何仇人哉不聽夜持炬火往燒其家
忽聞得內有人媿司竊念吾所讐者其家公也何故
殺其母子遂棄火溝中而歸司每以為養生計即所

償錢為豆乳釀酒貨賣以給食久之不復之絕更自
有餘而李日益貧更十年李復出所佃田質陳氏司
還用李計復其田過種之錢比前又損其一為券悉
值前人相視驚嘆司紀為李所辱時今幸可一報復
遂具雞酒飲亦如之李忘前過不自責及怨薄已怒
甚歸積膏火破盎中夜抵司家司妻方就蓐李猶豫
間聞人啓戶懼事覺遺火亟走而司家實不有人且
得火器場中驗器底有李字因悟昔我焚彼家以其
家人產子不欲焚今彼焚我家而我之妻亦產子而
不被焚此天也非人也持錢五千往李曰昨日小人

立狀失禮義不得共飲茲願少伸謝意幸毋督過李
疑紹以疾卧不起強請不已遂同之酒家邀酤兒與
飲酒半自起酌酒勸李曰子之孫某年月日夜子時
生而吾子亦夜者子時生怨仇之事慎勿復為具白
前所仇事酒為誓酤兒曰子識之試用此警世
間人不善慎勿為也劇飲盡歡乃更約為婚姻自是
李亦不貧兩家至今豐給此在正初元間吾謂司
氏婦之極諫與司氏之易慮時天固以監之所以李
不復可加害也向使司氏決快所欲未必能復田縱
復田未必不無禍一念之善從而兩家子孫皆蒙其

利澤書曰天道福善禍淫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
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嗚呼天豈遠人哉天豈遠
人哉

杜荀鶴詩

嘗讀杜荀鶴詩其亂後逢村叟曰經亂衰翁居破村
中何事不傷魂因供寨木無桑柘為著鄉兵絕子孫
還似平寧徵賦稅未嘗別縣畧安存至於雞犬皆星
散日落前山獨倚門山中寡婦曰夫因兵死守蓬茅
麻苧衣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後尚徵
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爾深山更
深入也應無計避征徭旅泊遇郡中亂曰握手相看

誰敢言軍家刀劍在腰邊。徧搜室貨無藏處。亂殺平人不怕天。古寺拆為修寨木。荒墳掘作甃城磚。郡侯逐去渾筒事。正是奎輿幸蜀年。然方之今日。始信其非寓言也。

太公
今人謂曾祖父曰太公。此蓋相承之謬。當稱祖父為是。後漢李固之父郃為司空。固女當固伏誅。曰太公以來云注。太公謂祖父郃也。

剛介
御史臺准陝西行臺咨監察御史烏古孫良禎呈狀。謂綱常者天之所以經天下者也。天子所以為天守綱常者也。臣而不忠。子而不孝。凡觸罪於綱常者。不容

於死。又烏可死以相位。俾之重任乎。謹按遼陽行省丞相蒼失帖木兒即駙馬丞相也。心懷陰險。行畜姦邪。敗壞彝倫。反側不道。通天之罪。無所於容。昔在晉邸。擢登首相。居百僚之上。極一品之榮。受任託孤。躬兼顧命。君臣分義。至重且深。及乎大事之時。干戈之際。盡領北土之兵。以救顛危。本官陰畜二心。坐觀成敗。南至紅橋。逗遛不進。致於敗亡。不能死義。覩面入降。大虧臣節。反以籍口。矜為己功。天下義士聞之。莫不為耻。昔丁公為項王一將耳。膏二心於漢。及天下定。高帝誅之。後世稱其明斷。方楚之漢。敵國之執。未分。尚与

以大義責之。以示垂戒。今蒼失帖木兒之於晉邸爵
祿之寵已崇。君臣之分素定。較之丁公不忠之罪。又
有甚焉。况天曆之初。嘗克樞密知院。御史已嘗糾言。
又復賄賂權臣。出為江西行省丞相。兩居江浙。至與
房隣拜降。都運賄賂交通。壞亂鹽法。至今官民皆被
其害。中間徇私敗政。不可枚舉。所至之處。流毒一方。
今則移置遼陽。遼陽民奚罪焉。原其本官。肯既不忠。
今豈盡節。又兼遼陽即係東方重鎮。反覆之人。豈宜
如此。脫有邊釁。關繫非輕。似此賣國賣臣之罪。使其
人已死。猶當追貶。今既未死。得以幸逭天誅。設居相

位。是國法不行。邪正不辨。愚恐姦臣賊子。接踵倣倣。
甚非國家之福。伏望 奏為天下正綱常之義。將
蒼失帖木兒流竄遐荒。追奪累受。宣命。庶幾人臣
分嚴罪於綱常者。死有餘辜。以為不忠不道之勸。其
於治道。不為小補。天下幸甚。公論幸甚。至正元年八
月十二日。別理怯不花怯薛第一日。忽魯禿納鉢裏
有時分雲都赤汪家奴殿中伯撒里大夫亦憐真班
經歷藏吉蒙古必闌赤朵等。奏臺官備著西臺文
書。俺商量奉行。與省家文書。將他見行的勾當。黜罷
了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初良禎之父江東建康道耒政廩
訪使潤甫公澤年五十未有子。夫人杜氏深以為憂。
屢請公再聘公不允。仕西廣時。同寡居。王安人者美
而宜子。夫人自為公謀聘之。既歸。執婦禮甚恭。長夫
人數歲。夫人推讓正寢以居之。相與雍睦。宛若姊妹。
飲食起居。罔有不同。公獨內不自安。越明年。夫人生
良禎。一日王氏告公曰。君自有婦。所以再娶妾者。為
嗣續計耳。今夫人既生子。妾何事焉。即出道家冠服
一襲。以示曰。妾之志決矣。請從此辭。夫人固留不得。
公因謂夫人曰。向吾再娶。懼無後也。若不改圖。人其

以我為汰乎。乃聽王氏去。奩貲萬金。悉返之。自是出
居一女道菴。戒行嚴謹。人未嘗能見其面。而夫人歲
時問遺。彌至。後良禎貴顯。迎以歸。事之如親母。嗟夫。
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良禎外有嚴君。內有賢
母。教誨造就之道。有過人者。宜乎在家為孝子。而在
朝為忠臣也。然其駁歷臺省。秉性剛介。不畏彊御。事
無不言。必有冲。如駙馬丞相。恃居國戚。莫敢孰何。
乃必發其底裏。直使去位。而後已。推此一節。則凡忠
君之事。類可知矣。後至中書左丞。而卒。

發墓



至元間釋氏豪橫。改宮觀為寺。削道士為髡。且各處陵

墓發掘迨盡孤山林和靖處士墓屍骨皆空惟遺一
玉簪時有人作詩以悼之曰生前不繫黃金帶身後
空餘白玉簪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三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四

天台陶宗儀九成

忠烈

景茂漳州龍溪隔洲里人儒而有文以謹厚信於鄉
里後至元間漳寇亂景茂率鄉人立柵保險堅不可
破會旁里有人導之從間道入景茂被執賊使拜曰
汝賊也何拜賊歆脅之降以從民望景茂罵曰逆賊
國家何負汝而反汝族汝里何負汝而坐累之賊相
語曰吾殺官軍將吏多矣至吾若皆悞靡求生未有
若此餓夫之原彊者察其志終不為吾用留之祇取
辱耳遂縛之於樹剗其肉使自啗之且嚼且罵曰我

食我肉。每若汝賊行將萬段。狗彘棄不食。賊怒絕其舌而死。又江州路總管李輔字子威汝寧人。泰定丁卯狀元及第。至正十年庚寅來守是郡。政修民和。明年辛卯夏五月。紅巾寇逼淮西。公即申告江西行省。以謂九江為豫章藩屏之地。蘄黃乃九江唇齒之邦。不可不早為進兵守護。或者非其過慮。公乃張文榜以諭民曰。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在輔之分。惟知盡死守土而已。所謂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者也。聞者悚然。秋九月。寇侵蘄黃屬邑。公復上言。宜速乘機進援。苟淮西失守。長江之險與彼共之。非所恃矣。行省不報。

既而蘄州陷。冬十月黃州陷。十一月二十五日。行省平章禿堅不花奉中書省命。領兵至。公極陳攻守之策。禿堅不花以阻備把截為辭。越明年壬辰春正月。初二日。行省左丞車羅帖木兒奉總兵御史大夫領樞密院也先帖木兒命。領兵進攻淮西。亦來此住。逗留不前。十四日武昌陷。十六日藩王大臣官民舟航蔽江而下。我民解散。十九日禿堅不花等羅帖木兒皆遯去。僚佐司屬悉為一空。公亟發廩賑民。收召士卒。數日稍輯。機務繁劇。不遑寢食。以二十三日卧病。然猶扶僮乘肩輿。領兵出境。行省以公忠誠昭著。授

本省參知政事行江州南康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
二月初九日禿堅不花懼臺憲公議自三山移兵入
城十一月寇忽至城下甘棠湖縱火焚西門公立城
上。身當矢石禿堅不花從北門趨去。日中執益熾。分
衆攻北門。城遂陷。公猶執鐵搥指揮左右迎戰。衆驚
潰。公被執。脅以刃。不肯降。口罵不絕聲。遂殺之。姪男
秉昭亦遇害。初武昌陷時。公謂子秉方曰。我國之守
臣當死此土。汝可奉母。往下江。依伯父。以存吾後。秉
方曰。父死國子死。父有何不可。公怒曰。汝不遵命。是
不孝也。秉昭亦告其兄曰。兄不去。則叔父無後。不孝

莫大於是。某當與叔父同死生矣。兄無慮焉。秉方不
獲已。買舟奉母夫人。行舟次何家堡。遲留不忍捨。公
聞之。手批責以大義。遂去。不半月。公死。又江浙行省
參知政事樊執敬。字時中。鄆人。是年秋七月初十日。
紅巾自徽犯杭。時公守宿衛于省。有報已入北關門。
省吏皆次第引去。公獨被甲上馬。率宿衛兵急出省。
將挾關從者止之。公曰。吾封疆之守。不守而去。是以
私利廢。臣道行。至清河坊口。遇他走將。又以兵孤且
散。控其馬首返。公怒。引佩刀斫其人。曰。城不守。何適。
遂躍馬還戰。以死。時猶嚼菑。罵不絕聲。死之所則。

天水橋也。又福寧州尹王伯顏字伯敬濱州人。由湖廣行者知印歷官至茲任。梅字多方政教大行。是年春除福建鹽運司同知。將行會鄰境賊衆執頗張。州民群擁馬前拜且泣曰。公吾之父母。豈容捨我去。方今兵戈蠶起。公去。吾民將孰賴。父老千餘人詞上。司乞留。公遂復留。至秋賊衆自邵武間道迫福寧。公募民兵得一千五百餘人。為守禦備。冬十一月庚辰賊進至青皎屯楊梅嶺。公與中子相引兵直抵其營。與戰破之。既而益衆復進。我兵僅千餘人。乃分為二道拒之。公以五百人還守州治。壬午賊衆萬餘。平旦攻

西門。衆寡不敵。吏卒奔潰。公獨身奮以死。自誓。俄馬中流矢。遂為賊所執。其魁首王兼善者謂曰。聞公廉能著稱。欲屈再尹此州。公厲声叱曰。我天子守臣。義當殺賊。不幸敗。有死耳。魁怒令公跪。公曰。此膝豈跪賊耶。魁益怒。令左右毆之。公曰。我為人臣。當為國死。乃嚙舌出血。噴其面。罵曰。殺我即殺。毆何也。然可殺我。不可害吾民。官軍且暮且至。殺爾等。每噍類矣。會其執達魯花赤阿撒都刺至。責之曰。汝何得與王君同起兵拒我。阿撒都刺股慄口噤不能對。公曰。吾義當起兵殺賊。何名拒汝。因大罵不絕口。且曰。吾死當

為神以殺汝曹魁大怒遂害之臨死色不變立而受
刃頸斷微有血如乳時年七十矣子相亦被執魁欲
一官之相曰汝逆吾君又殺吾父義不共戴天我志臣
子誰能事賊邪魁知不可屈亦殺之相妻潘氏逃民
間有惡少欲亂之不從執獻魁潘慟哭曰吾既失所
天義豈受辱乃絕不飲食及其二幼女皆死又深陽
儒字教授林夢正字古泉吾鄉人中書以著述薦得
官是歲賊眾寇深陽獲其魁張某先生問曰爾何人
也應曰我父為軍千戶紅巾入境逼我父為帥父以
年老不堪從事令我代先生痛罵之曰爾之父祖世

為國家臣子而爾忍偽耶既而其勢復盛竟奪張去
下令曰生得林教授者有賞先生匿他處搜得張曰
前日罵我者非爾邪先生曰然張曰降我則俾爾為
元帥同享言貴先生曰爾偽也我何為降再三終不
屈縛于樹不解衣冠而殺之又江浙行省員外郎楊
乘字文載濱州人蚤為天官小史辟中書參議掾歷
官至穀城介休二縣尹拜監察御史擢今任是年杭
州陷公與郎中赫德爾王仲溫員外月忽難都事張
鑄俱坐黜公退居松江之青龍鎮後御史臺以公等
職在贊理不當罪宜復其官爵上之事遂白十六年

丙申淮人陷平江連陷松江秋七月十八日遣所署
官吳縣丞張經等齎禮幣造請公遣人告曰吾廢處
田里久不足以辱使者吾當擇日受命請以幣置里
門外經等如其言公命子甫卓具牲醴告祖禰既竣
事復余酒飲逮暮起行後圃中顧西日晴好慨然曰
晚節如是足矣余甫等治畦安置家事如平日掩其
孫虎林若怡自得也歸坐至夜分二子立侍命曰
二子行且休吾將就寢公儉約每姬侍其燕息寢處
人莫得與俱詰旦甫等恠寢門未啓祭視之則公已
自經得手書遺語大意言死生晝夜之理且以得全

晚節為快又西臺監察御史張公謝職居雄山縣而
陷賊魁者素聞公有治績置公上坐脇之受偽官
公唾罵之遂縛公妻奴九人至前先殺妾次殺子女
以及妻每殺一人則諭公曰御史若降餘可免公弗
為動容其罵如初魁怒拽下坐殺之此在至正辛卯
秋八月間公諱桓字彥威南村野史曰天下之事戰
爭十有餘年于茲矣為臣辱國為將辱師敗降奔竄
不可勝計甚者含詬忍耻偷生冒榮以為得志名節
大閑一蕩去弗顧求其忠義英烈於千百之中莫克
什一噫忠義英烈雖出於天性要亦講之有素處之

甚安。故於造次顛沛之際，決然行之而無疑。如李總
管黼、王州尹伯顏、樊參政、敬張御史植、林教授夢
正、葉如士景茂之殺身成仁，視死如歸，是必講之熟
而處之當。一旦出於人所不肯為，遂以驚動天下而
精英志烈之氣在宇宙間。与嵩華相高者，自不容泯。
若桓之居在間地，乘之久，坐廢黜，夢正之分額講教，
視握將帥之權，受民社之託，任大而責重者，有間矣。
一皆從容就義，是尤難也。景茂里中一儒生耳，初未
嘗得斗升之祿，以養其父母，尺寸之組，以榮其身。始
於保民，終於保國，臨大節而不可奪，古稱烈丈夫，又

豈能過是乎。至於子為父死，婦為夫死，声光赫奕，照
映史冊，使百世而下，知綱常大義之不可廢，天理人
心之不可滅，如此，其有功於名教，為何如。是亦深仁
厚澤，涵養所致，孰謂百年之國而無人哉。

瘞鶴銘

瘞鶴銘。華陽真逸，謨上皇山樵。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
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廖廓。
耶。享奪之處也。迺畏以玄黃之幣，藏茲山之下。仙家
無隱，我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丘
著經，乃徵前事。我傳爾銘，余欲每言。爾其藏靈雷門，
去鼓葦表，留形義。惟彷彿事，亦微宣爾。將何之解化。

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局右割荆門歷下華亭真集
真信瘞爾作銘丹陽外仙尉江陰真寧右刻在鎮江
焦山下頑石上潮落方可模相傳為晉王右軍書惟
宋黃齋東觀餘論云為陶隱居書良是某曰今審定
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弘景自號華陽隱居今號真
逸者豈其別號與又其著真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
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
名此又可證云壬辰歲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
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游海嶽權駐會稽永嘉
十一年乙未歲始還茅山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為之

作傳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後又有題丹陽
尉江陰寧數字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王逸少
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
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
二十三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三十八始去會稽間
居不應二十三歲已自稱真逸也又未官於朝及間
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決非王右軍書也審矣歐
陽文忠公以為不類王右軍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
顧况云道號同又疑王瓚皆非魯字長孺號雲林子
邵武人又董道書跋第六卷載南陽張奉子厚所記

云瘞鶴銘今存於焦山凡文章句讀之可識及點畫
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而所亡失幾五十字計其完
書蓋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熙寧
三年春余索其逸遺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
石間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
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陽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
陽真逸上皇山樵為似是真侶之號今取其可考者
次序之如此又董君自書其後云文忠集古錄謂得
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為行凡十八為字二十五安得
字至六百疑書之誤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在

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之刻非顧况時可知集古錄
豈又并詩繫之耶君字表遠號唐川東平人又國朝
鄭杓衍極第二卷論瘞鶴銘而列有定叙云澗州圖
經以為王羲之書或曰華陽真逸顧况號也蔡君謨
曰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惟隸最盛至於
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為世所尚元魏間盡
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
隸筆當是隋代書曹士冕曰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
為書家冠冕前輩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
以為華陽隱居為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隱居朱陽

風入松

館帖參校然後衆疑寂然其鑒賞可謂精矣以余考
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真寧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
傳爾銘作出於上真爾其藏靈作紀爾歲辰張奉本
作丹陽外仙邵亢本作丹陽仙尉又有作丹陽外仙
尉者且中間詞句亦多先後不同尚俟拏舟過楊子
手自模印以稽其得失之一二可也

吾鄉柯敬仲先生九思際遇文宗起家為奎章閣鑒
書博士以避言路居吳下時虞邵菴先生在館閱賦
風入松長短句寄博士云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
勝簪幾回晚直金奎殿東風軟花裏停驂書詔許傳

宮燭香羅初翦朝衫御溝冰泮冰按藍飛燕又呢喃
重々簾幕寒猶在憑誰寄錦字泥緘報道先生歸也
杏花春雨江南詞翰兼美一時爭相傳刻而此曲遂
徧滿海內矣翦一作試

四卦

睦人邵玄同先生桂子嘗作忍默怒退四卦揭之坐隅
真得保身慎言絮短知止之道者矣其忍卦曰忍亨
初難終吉利君子負不利小丈夫彖曰忍剛發乎內
柔制乎外故亨初若甚難乃終有吉唯君子為能動
心忍性不利小丈夫其中淺也象曰刃在心上忍君
子以含容成德初一小不忍則亂大謀象曰小不克

忍成大亂也。次二必有忍，其乃有濟。象曰：能忍于中，事克濟也。次三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象曰：一朝之忿，至易忍也。亡身及親，禍孰大焉。次四出于跨下，以成漢功，韓信以之。象曰：跨下之辱，小辱也。成漢之功，大功也。次五張公藝九世同居，書一忍字以對于天子。象曰：同居之義，忍克致也。積而九世有容德也。上六血氣方剛，戒之在鬪。象曰：方剛之氣，忍則滅也。形而為鬪，自求禍也。其默卦曰：默，無咎，可貞，不利。有所言，彖曰：默，不言也。亂之所生也，則言詭以為階。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故無咎。默以自守，其道可貞。

也不利有所言，尚口乃窮也。象曰：口尚玄，曰默。君子以去讎養靜，初一守口如瓶，終吉。象曰：守口如瓶，謹所出也。其初能默，終則吉也。次二多言不如守中。象曰：言不如默，得中道也。次三駟不及舌，有悔。象曰：駟不及舌，滕口說也。一言之失，悔何追也。次四無以利口，亂厥官。卿士戒之。象曰：位高而言輕，亦可戒也。次五聖人之教，不言而信。象曰：不言而信，淵默之化也。上六君子之道，或默或語。象曰：時然後言，默不可長也。其怨卦曰：怨有孚，終吉。彖曰：怨之為道，善推其所為而已。以己之心，合人之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故

有孚能以一言終身而行之其吉可知矣象曰如心
怨君子以明好惡同物我初一強怒而行求仁莫近
焉象曰強而行之怨之始也行而不已違道不遠也
次二君子有繫矩之道象曰繫矩之道怨也次三好
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蓄必逮夫身
象曰拂人從欲身之蓄也次四已欲立而立人已欲
達而達人象曰立而達怨以從人也次五聖人与衆
同欲象曰與衆同欲聖人之怨也上六責己重以周
待人輕以約象曰待人之法可用怨也責己之道不
可自怨也其退卦曰退勿用有攸往彖曰退止也勿

用有攸往知止也日中則退而吳月盈則退而虧四
時之運成功者退而况於人乎退之時義大矣哉象
曰艮止其所退君子以晦藏於密初一退無咎象曰
其進未銳義無咎也次二難進易退象曰難進易退
可事君也次三兼人凶象曰兼人之凶勇不知退也
次四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象曰知難而退終吉也
次五終日如愚以退為進顏子以之象曰顏子之退
進不可御也上六頤蠱升高躓而不悔象曰頤蠱升
高其道窮也躓而不悔亦可戒也

點鬼錄

文章用事填塞故實舊謂之點鬼錄又謂之堆垛死屍

見江氏類苑

房中術

今人以邪僻不經之術如運氣逆流采戰之類曰房中術按史周有房中樂漢書禮樂志高祖時有房中詞樂唐山夫人所作武帝時有房中歌又云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為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殞性命禮記曾子問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矣注房中婦人也然房中之謂豈取此一書與

婦女曰娘

娘子俗書也古無之當作孃按說文頻擾也肥大也從女襄声女良切其義如此今乃通為婦女之稱故子

謂母曰娘而世謂穩婆曰老娘女巫曰師娘都下及江南謂男覲亦曰師娘娼婦曰花娘達旦又謂曰草娘苗人謂妻曰夫娘南方謂婦人之無行者亦曰夫娘謂婦人之卑賤者曰某娘曰幾娘鄙之曰婆娘考之風俗通漢何敞為鬼蘇珠娘按誅亭長董弄隋書韋世康為絳州刺史與子弟書云况娘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教坊記北齊時丈夫着婦人衣行歌傍人呼之和云踏謔娘南史梁元徐妃與帝左右暨季江私通季江曰徐娘雖老尚猶多情又梁臨川王宏侵魏遺以巾幘歌曰不畏華娘與吳媿但畏合肥有韋虎

謂韋睿呂僧珍也。大業拾遺。隋煬帝宮婢曰雅娘。唐史張旭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通神。又武承嗣。閔喬知之婢。窈娘美奪取之。杜工部詩。耶娘妻子走相送。又黃四娘。家花滿蹊。白樂天詩。吳娘暮雨。曲。韋鴈物詩。春風一曲。杜韋娘。柳子厚下瑒女墓。碑。記始名和娘。樂府雜錄。張紅。唱歌巧於市。韋青。約為姬。敬宗召入宮。號記曲娘。又望江南曲。始自朱崖。李太尉鎮浙。西月為姬。謝秋娘所製。明皇雜錄。呼白鸚鵡為雪衣娘。井澤。註武三思。晚獲一妓。曰綺娘。狄仁傑至。遂逃壁隙中。曰。我天上花月之妖也。樊川集。

杜秋娘年十五。為李錡妾。錡敗入宮。後坐譴。歸故里。又甯桂娘。父良。建中初。為汴州戶曹掾。李希烈破汴。州。取桂娘去。李賀集。賀撰申胡子感。角。葉歌。成翔。客喜。擊觴。起立。金花娘。出幙。徘徊拜客。劉賓客集。秦娘。本。韋尚書家。主謳者。河東記。唐進士段何。卧病。遇姪娘。留詩。而愈。傳高。崔氏。鸞。婢曰紅娘。霍小玉傳。長安。中有媒氏。鮑十二娘。薛蒼駙。馬青衣也。余媚娘。叙錄。陸希聲。娶余媚娘。媚娘約媒。曰。陸郎。中若必得見。侍。巾。搦。湏。立。誓。不。置。側。室。及。女。奴。圖。經。蠶。神。謂。之。馬。頭。娘。杜陽雜編。南海貢奇女。盧媚娘。工巧。無比。麗情集。

陳敏兒妾越娘貌美兒死遂與歎狎續齊諧記有穎
高山陰夜見前宰妾萬文娘墨莊漫錄李后主令宮
嬪宥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右畧奉一二不能悉載是
則今之云々皆有所本然都下自庶人妻以及大官
之國夫人皆曰娘子未嘗有稱夫人郡君等封贈者
載考之史隋柴紹妻李氏起兵應李淵與紹各置莫
府號娘子軍唐平陽公主兵與秦王定京師號娘子
軍花蓋夫人宮詞諸院各分娘子位韓昌黎有祭周
氏二十娘子文以此推之古之公主宮妃已與民間
共稱娘子則今之不分尊卑亦自有來矣

古刻

至正壬辰春城平江於古城基內掘得一碑其文云三
十六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收張翼同為利不在
常不在揚切須歎々細思量且卜水莫問米浮圖倒
地莫扶起修古岸重開河軍民拍手笑呵々日出屋
東頭鯉魚山上遊星從月裏過會在午年頭在不曉
所言何事姑識之或者以為三十六四九也張翼已
午之交也今張太尉第行九四而同首亂者適十八
人也豈其然與

上頭八月

今世女子之笄曰上頭而倡家处女初得薦寢於人亦
曰上頭花蓋夫人宮詞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

使上頭又天癸曰月事黃帝內經女子二七而天癸
至月事以時下又曰女子不月史記涇北王侍者韓
女病月事不下診其腎脈蓄而不屬故曰月不下又
程姬有所避不願進注天子諸侯群妾以次進御有
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目的為識
令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施玄的即上所云也然
入月二字尤新王建宮詞密奏君王知入月喚人相
伴洗裙裾

人腊

至正乙巳春平江金國寶袖人腊出售余獲一觀其形
長六寸許口耳同鼻與人無異亦有髭鬚頭髮披至

鬢下須髮皆黃色間有白髮一根徧身黃毛長二分
許脣下陰物乃男子也相傳云至元間世皇受外
國貢獻以賜國公阿你哥者無幾何時即死因剖開
背後剝去腸臟實以他物仍縫合烘乾故至今無恙
按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名巨靈神異經
西海有一鶴國人長七寸山海經有小人國名靖人
詩含神霧東北極有人長九寸殆為此小人也靖或
作蟬音同然古尺短今六寸比之周尺將九寸矣則
所腊者豈其人與

張翰林詩

天子臨軒授鉞頻東南無地不紅巾鐵衣遠道三軍老

白骨中原萬鬼新。義士精靈紅貫目。仙家談笑海揚塵。都將兩眼淒涼淚。哭盡平生幾故人。此至正辛丑間張翥蒼水旨齋在都下寄浙省周玉坡參政伯琦詩也。夫翰苑詞臣而寓言如此。則感時之意。從可知矣。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四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五

天台陶宗儀 九成

淳化閣帖

淳化閣帖非精於鑒賞者莫能辨其真偽。非博於討論者不可得其源流。第六卷中嘗記祖石刻之說。今復究研大畧於稽古之書。質正是否於好事之人。用贅于此云。宋太宗留意翰墨。淳化中出御府所藏。命侍書王著臨榻以棗木鏤刻。釐為十卷。於每卷末篆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 聖旨模勒上石。至仁宗又詔僧希白刻石于秘閣前。有司錄卷後篆題。世傳以為二王府帖者非也。蓋元祐中親賢

宅從禁中借板墨百本。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黝黑。又多木橫裂紋。時有皴散失字處。親賢宅魏王所居。魏王二王也。又有高宗紹興中國子監本。其首尾與淳化畧無少異。當時御前拓者多用置紙。蓋打金銀箔者也。自後碑工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板上。隱然為銀挺據痕。以愚人。但損剝非後拓本之適勁矣。初徽宗建中靖國間。出內府續所收書。令刻石。即今續法帖也。大觀中。又奉旨摹榻歷代真跡。刻石于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與淳化則少異。其間數帖多寡不同。各卷末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

奉聖旨摹勒上石。此蔡京書也。而以建中靖國續帖十卷。易去歲月名銜。以為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為二十二卷。謂之大觀太清樓帖。絳帖者。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摹刻于家。為石本。而傳寫字多謬舛。世稱為潘駙馬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帖。雖與淳化官帖不同。而實則祖之。特有所增益耳。單炳文曰。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難得。嘗以教本較之。字畫多不侔。煒家藏舊本。比之今本。第九卷內。今本多誤筆法。且俗。曹士冕曰。帖總二十卷。元無字號。及斷眼教司。單炳

文曹士冕各有模刻本。世傳潘氏析居法帖，分而為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名東庫本。第九卷之舛誤，蓋始於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等二十字為次第。後避金主亮諱，但庚亮帖內亮字皆去，右邊轉筆謂之亮字不全本。又有新絳本，北方別本，武岡新舊本，福清烏鎮彭州資州本，木本，前十卷等類皆絳帖之別也。潭帖者，慶曆中劉丞相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模刻于石，實之郡齋，增入傷寒十七日王濛顏真卿諸帖，而字行頗高，今淳化閣本，差不同。逐卷有慧照大

師希白重模字，而歲月各異，中間繆舛甚多。朱文公譏其極為可笑者是也。潭帖之別，則有列丞相私第本，長沙碑匠新刻本，三山水本，蜀本，廬陵葉氏本等類，甚多。戲魚即臨江帖也。元祐間，列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于戲魚堂，除去篆題，而增叙文。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又重摹于利州，黔江者黔人秦世章於長沙買石摹僧宝月古法帖十卷，宝月慧照也。謀舟載入黔中，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後題云長沙湯正臣重摹鼎帖板本，校諸帖增益最多。禮陽石刻散失，僅存者右軍數帖而已。又有厚廐修內司本。

北方印成本。烏鎮張氏福清李氏本。若此之類。大抵皆法帖一再之翻摹。殊失筆意。每足觀者。汪遠字季路。衢人。官至端明殿學士。建集古堂。藏奇書秘蹟。金石遺文二千卷。著淳化閣帖辨記共十卷。極為詳備。末云。其本乃木刻。計一百八十四版。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刻于旁。或刻人名。或有銀鉞印痕。則是木裂。其墨乃李廷珪墨。黑甚如漆。其字精明而豐腴。比諸刻為肥。劉潛夫曰。近人多不識閣帖。某家寶藏本皆非真。者字極豐穰有神采。如潭綵則太瘦。臨江則太媚。又用李廷珪墨印造。余始

得汪端明所記閣帖行數。恨無真帖參校。晚使江左。用二千楮致一本。尤伯晦見之曰。宝物也。夫真帖可辨者。有數條。墨色一也。他本刊卷數在上。版數在下。惟此本卷數版數字皆相聯屬。二也。他本行數字比帖字小而瘦。此本行數字比帖中字皆大而濃。三也。余所得江左本。每版皆全紙。每接黏起一部十卷。每一版不與端明所記合。乃知昔人裝背之際。寧使每版行數或多或少。或寡而^寡不肯前截湊合者。欲舊帖之真面同。四也。

幽園

太師丞相脫之。死蓋副樞哈馬。與其弟雲。并詹事。

穎哥失里等所以拊陷之也。哈兄弟得侍
上帷幄而穎在東宮為近侍。故哈黨穎而私相誓曰。
若太師去位後我能作右相則左相必廢事矣。既而
入中書又虞穎來其權不韻。奏除宣政使而以弟璽
為御史大夫。穎殊失所望。未幾哈得罪杖死。璽亦仰
藥死。初穎有侍從人亦曰桑哥失里止桑穎一字之
異耳。服勞執事得穎意。穎奉充院宣使。一日奄然長
逝。經日乃醒云。方坐臥室榻上。見二卒自外躍入。導
之往都城隍廟轉斧獄詞。吏曰來矣。可亟解去。旋
又行入祠西北隅大林內。有殿宇若王者居。入拜殿

下。已仰視之。則太師也。太師曰。我所攝者院使也。於
汝無預。因俾左右引之觀。幽園見哈兄弟括髮闌楛。
顧桑泣下。及出太師謂曰。汝可即歸。此非人間世也。
退而寬恍若一夢。然明日同寅有來約往院使家。桑
辭疾且曰。君幸毋泄。吾恐院使不久生矣。衆問其故。
告以詳。皆相顧驚愕曰。昨日院使將上馬。以體少不
安而入。豈遽至此乎。語未終。有報院使已暴卒。近見
浙西憲司經歷何伯大所說甚悉。此特其略耳。

黃豆帖

黃山谷煮豆帖云。庭堅頓首。失牛兒來。終日惘然。至今
頭昏眼痛。雖取所喜者為之。亦不能如意也。以是不

能修問辱手誨喜承日用輕安所須諸方既無人可
抄又意緒不佳嬾動耳煮黑豆法確豆一升按莎極
淨用貫衆一斤細剉如散子同豆斟酌水多少慢火
煮豆香熟日乾之翻覆令展盡餘汁簸取黑豆去貫
衆空心日嚼五七粒食百草木枝葉皆有味可飽也
世間不強學力行自致於古人者不可不畜此方庭
堅頓首翰札秘校正下

妓妾守節 妓妾之以色藝取憐妬寵於主家者亦曰我之富與貴
有以感動其中耳設遇患難貧病彼必戚然求為
脫身之計又肯守志不貳者哉如金谷園綠珠燕子

樓盼韓香之於葉氏愛之於張暹者真絕無而
僅有也大元混一以來得三人焉李翠娥維揚名倡
也石九山萬戶納置別業石沒李誓不隨他姓以辱
身終日閉閣誦經而已年及七十餘萬戶之子若孫
遇歲時咸往拜之樂籍中相傳以為盛事王巧兒京
師上色也陳雲^雲同知与之狎攜至杭陳卒奉正室
鐵氏以清慎勤儉終其身汪憐^憐湖州角妓也汪古
伯經歷常屬意焉汪曰君若不棄寒微當以側室如
妾鼠竊狗偷妾決不為此態汪乃遣媒始備財禮娶
之經三載死汪髡髮厄寺時公卿士大有往訪之者

汪故毀其身形以絕狂念卒老于厄若此者亦可以
追踪前古之懿德矣

與妓下火文

錢唐道士洪丹谷與一妓通因娶為室病且革顧謂洪
曰妾死在旦夕卿須自執薪還肯作一轉語乎夫妻
歌兒也卿能集曲調於妾未死時使預閉之雖死無
憾矣洪固滑稽輕佻者遂作文曰二十年前我共伊
只因彼此太癡迷忽然四大相離後你是何人我是
誰共惟稱呼秀鍾谷水聲過楚雲玉交枝豎一片心
錦傳道餘二十載處成如夢令休憶少年遊哭相思
兩手託空意難忘一筆勾斷且道如何是一筆勾斷

孝順哥終無孝順逍遙樂永遂逍遙聽畢一笑而卒
因記中吳紀園載一事云昆山倡周氏係籍部中張
子韶為寺時倡暴云適道川來訪因命作下火文云
可惜許可惜許大家且道可惜許箇甚麼可惜巫山
一段雲眼如新水點絳唇昔年繡閣迎仙客今日桃
源憶故人休記醜奴兒臉子便須抖擻好精神南柯
夢斷如何也一曲離愁別是春大衆還知某人白甚
麼處去這裏分明會得驀山溪畔頭頭盡是喜相逢
芳草渡頭處六么花十八其或未然更聽下句嘆
子君一把盃明火燒盡千愁萬恨心其事頗相類併

附于此云。

賀人喜得子

陸伯麟側室育子友人陸象翁以啓戲賀之曰犯簾前
禁尋竈下盟玉雖種於藍田珠將還於合浦移夜半
鷺鷥之步幾度驚惶得天上麒麟之兒這回喝采既
可續詩書禮樂之脉深嗅得油鹽醬醋之香蘇東坡
咏婢謔詞有揭起裙兒一陣油鹽醬醋香之句

弔狀元詩

平江一驛舟中有題弔四狀元詩者不知誰所作詩曰
四榜狀元逢此日他年公論定難逃空令太守提三尺
尺不見元戎用六韜元奉何如兼善死公平爭似子
威高世間多少偷生者黃甲由來出俊髦元奉王宗

哲字也至正戊子科三元進士時為湖廣憲僉兼善
秦不花字也時為台州路達魯花赤公平李哥字也
時為高郵府知府子威李黼字也時為江州路總管
此四公者或大虧臣節或盡忠王事或遇難而亡故
云若論其優劣則江州第一台州次之高郵又次之
憲僉不足道也

雞妖

至正丁酉春三月上海李勝一家雞伏七雛一雛作大
雞狀鼓翼長鳴明年戊戌春正月錢唐盧子明家一
雞伏九雛一雛有三足二足在前一足在後三月諸
暨袁彥城家一雞伏五雛一雛有四足二足在翼下

胡烈女

不數日皆死而各家亦無他異

越嶲縣剡溪胡氏諱妙端適同邑祝某正庚子春為苗獠虜至金華縣將妻之義不受辱乘間嚙指血題詩壁上已赴水而死三月廿四日也獠帥服其節為立廟祀之邑人咸曰烈女廟詩曰弱質空懷漆室憂搜山千騎入深幽旌旗影亂天同慘金鼓聲淫鬼亦愁父母劬勞何日報夫妻恩愛此時休九泉有路還歸去那箇雲邊是越州

鼃獄

盧伯玉文璧至正初尹荆山日忽有一巨鼃登廳前兩司矐視類有所訴者令卒尾之行去縣六七里有瘞

井遂跳入不出既得報往集里社汲井獲死屍乃兩月前二人同出為商一人謀其財而殺之掩捕究問抵罪死者之家屬云其在生不食鼃見即買放豈一念之善為造物者固已鑒之鼃能雪冤良有以也

沁園春

宋刘改之先生造詞贍逸有思致賦沁園春二首以咏

撥

美人之指甲與足者尤纖麗可愛一曰銷薄春冰碾輕寒玉漸長漸弯見鳳鞵泥汗偎人強剔龍涎香斷撥火輕翻学拾瑤琴時欲剪更掬水魚鱗波底寒纖柔如試摘花香滿鏤棗成斑時將粉淚偷彈記縮玉曾教柳傳看算情相著搔便玉體歸期晴數畫恩

徧闌干。每到相思。沉吟靜處。斜倚朱唇。皓齒間風流。
甚把仙郎。暗指莫放春間。一曰洛浦。凌波為誰微步。
輕塵暗生。記踏花芳徑。亂紅不損。步苔茵。砌嫩綠。無
痕。襯玉羅慳。銷金樣。窄載不起盈。一段春。嬉游倦
笑。教人款。捻微褪些根。有時自度。歌聲悄。不覺微尖
點。拍頻憶金蓮。移換文鴛。得侶繡茵。催哀舞鳳。輕分
懊恨深。遮牽情半露。出沒風前。煙縷。裙知何似。似一
鈞新月。淺碧籠雲。近。取清溪。貞嗣其體。調以咏眉
目。真雋永有味。一曰巧鬪。巧環纖。凝姪媚。明裝未收。
似江亭曉。玩遙山。拂翠宮簾。暮捲新月。橫鈞掃黛。嫌

濃塗鉛。訝淺能畫。張郎不自由。傷春倦。為皺多無力。
翻做嬌羞。填來不滿橫秋。料著得人間。多少愁。記魚
箋緘。啓背人偷。歛鴈鈿膠。併運指。輕揉有喜先占長
聲。難效柳葉。輕黃金在否。雙尖鎖。試臨鸞。一展依舊
風流。一曰漆點。填。駐鳳稍侵。鬢天然俊生。記隔花瞥
見。疎星烟。倚闌凝注。止水盈。端正窺簾。夢騰並
松。睥睨檀郎。長是青端。相久待。嫣然一笑。密意將成。
困酣。曾被鶯鷺。強臨鏡。按抄猶未醒。憶帳中親見。似
嫌羅密。尊前相顧。翻怕燈明。醉後看。柔歌闌鬪。弄幾
度。攷。頻送情難忘。處是紋綃。搵透別淚。雙零。

恭敏坊

李恭敏公者所居在江陰之南門其門首巷坊亦題曰恭敏不知當日名坊之義而七八十年來子孫消削第宅傾圮殆盡棄遺故址竟為里豪薛得昭所吞土木一新鄉閭健羨忽有人歎誦於薛云若不除去舊坊終非君家利也薛深然之指數恭敏之族尊且長者惟李唐卿可主其事乃呼至贈泉百緡李欣然撤之一夕嚶語呻吟甚苦妻急呼之寤問其故曰我夢見袍笏大官自云是我祖責以不能世守其業又毀其坊既罵且撻我負痛叫號故致此耳語既暴死莫救又數年城燬于兵薛氏室屋財產悉空貧乏為計

遂執幹役於時貴之家噫子孫之不肖強霸之用心皆可為後人鑒也

隱趣

余家天台萬山茅屋可以庇風雨石田可以具饘粥中雖行江海上而泉石草木之勝未嘗不在夢寐時見也偶讀廬山羅景綸大經所著鶴林玉露曰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大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撿松竹與麝犢共偃息於長林

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
子作筍簾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窓間隨大小作數
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
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茗若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
翁溪友問桑麻說杭稻量晴枝兩探節數時相與劇
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
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來歸而月印前
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絕妙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
蓋少彼牽黃臂蒼颯獵於声利之場者但見哀馬
頭塵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

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
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此羅君語也余蓋亦
知此妙久矣風塵瀕洞豺虎咬人幾賦歸身之詩計
無所得又未知何日可以遂吾志也掩卷為之三嘆
日書三萬字江浙平章子山公書法妙一時自松雪翁之後便及之

嘗問客有人一日能寫得幾字客曰問趙學士言一
日可寫萬字公曰余一日字三萬字未嘗以力倦而
輟筆公號正奇怨叟又號蓬累叟康里人

李當者教坊名妓也姿藝超出輩流忽翻然若有所
悟遂著道士服江浙儒學提舉段吉甫先生天祐贈

妓出家

之以詩曰歌舞當今第一流洗妝拭面別青樓便隨
南嶽夫人去不為蘇州刺史留瑤館月明葉鳳下綺
窓雲散鏡鸞收却嫌癡絕潯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
能改者漫錄云唐陽郇伯作妓人出家詩曰畫出花
鈿子四隣雲鬟剪落向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
池蓮不染身身葉欲翻迷錦字梵聲初落誤梁塵從
今艷色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湖山野錄乃謂陳
彭年作此不考之過呼二先生之風流餘韻於此也
可以想見矣

河南王

河南王十悳言及為本省丞相時一日搨吏田榮甫抱

牘詣府請印王留田侍宴命司印開匣取印至前田
誤觸墜地王適更新衣而印朱濺汗滿襟王色不少
動歡飲竟夕又一日行郊天氣且暄王易涼帽左右
捧笏侍風吹墮石上擊碎御賜玉頂王笑曰是有
數也諭令毋懼噫此其所以為丞相之量

妖異

至正辛卯夏松江普照寺僧舍一弊帚開花又嘉興儒
學閣人陶氏磨上木肘發青條開白花又吳江分湖
里煨工一柳樹樁以安鐵碓者且十餘年矣斃長條
數莖如葦三家雖有此恠而皆無恙豈非關係國
家之氣數乎

塔影入屋

平江虎丘閣版上有一竅當日色清朗時以掌大白紙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於此見之但頂反居下耳此固有象可寓非幻出者松江城中有四塔西曰晉照又西曰延恩西南曰超果東南曰興聖夏監運家乃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內却有一塔影長五寸許倒懸于西壁之上不知從何而來然不常有或時見之焉是又不可曉也

錢唐懷古詞

傳按察者忘其名錢唐懷古嘗作一詞云靜中看記昔日湖山隱々宛若虎踞龍蟠下裏樊指揮湘漢鞭雲騎圍繞江干孰不成三時當混一過唐之數不為難

陳橋驛孤兒寡婦久假當還掛征帆龍舟催發紫宸初卷朝班禁庭空土花暈碧輦路悄訶喝聲乾縱餘得西湖風景花柳亦凋殘去國三千游仙一夢依然天淡夕陽間昨宵也一輪明月還照臨安蓋鴨頭綠調也

人會至重

後元間同知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事趙君伯常休日與書吏談官府政事因曰吾曩為中書提控掾史時夜坐私第一室忽有兩隸來前傳都堂鈞旨呼喚遂即上馬隸前導至一官府樹木陰翳大官危坐聽事上問曰河南饑省治至乃緩七日不報彼死死者甚

譏

衆汝知之乎。吾答曰：某搜控耳。該掾稽遲之罪已嘗呈奉官。沉思良久曰：非汝過也。汝退。又余前隸曰：可急追該掾某人來。吾遂夢覺也。明日晨起，令人覘之。夜暴死矣。人余至重，爾輩其慎之。

度量宏深

建德路達魯花赤古篤魯丁字志道守贛州路任滿聽除。時有故吏立往臨江貼補介魯尺牘見總管木八刺木即日錄用。就遣立持俸鈔五十錠餽魯。魯以廉故家甚貧，朋友間每分財以濟之。立竟匿其鈔，後木教得魯書而謝不及此。疑焉，因便使問之。魯知為立，匿有即具書請失謝之罪。立聞此惶報，無地。令兒

子奉鈔還魯，終不受。且為隱其惡。未嘗与人言。夫魯西域人也。度量之宏深，乃如是。可謂厚德君子矣。若立者，若教中所不容，尚孰責哉。

高麗氏守

中書平章濶

女之側室高麗氏有賢行。平章死，誓弗

節

貳適。正室子拜馬朵兒赤，說其色，欲妻之，而不可得。乃以其父所有大答納環子獻於太師伯顏。此物蓋伯顏所屬意者。伯顏喜，問所欲，遂白前事。伯顏特為奏聞奉旨。余拜馬朵兒赤收，繼小母高麗氏。高麗氏夜與親母踰垣而出，削髮為尼。伯顏怒，以為故違聖旨。再奏，余省臺洎侍正府官鞠問，諸官奉余惟

謹鍛鍊備極慘酷時國公瀾里吉思於鞠問官中獨
秉權力侍正府都事帖木兒不花教致語曰誰無妻
子安能相守至死得有如此守節者莫大之幸而反
坐以罪恐非我治朝之盛典也國公悟為言於伯
顏之前究曲解款其事遂已帖木兒不花漢名列正
鄉後至監察御史而卒

寒號蟲

五臺山有鳥名寒號蟲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即五
靈脂當盛暑時文采絢爛乃自鳴曰鳳凰不如我此
至深又嚴寒之際毛羽脫落索然如鷲雞遂自鳴曰
得過且過嗟夫世之人中每所守者率不甘堪涪鄉

里必振拔自豪求尺寸名說九族倚類則便志滿意
得出肆入揚以為天下無復我加美及乎稍遇貶抑
遠若喪家之狗垂首貼耳搖尾乞憐惟恐人不我恤
視寒號蟲何異哉是可哀已

鄧思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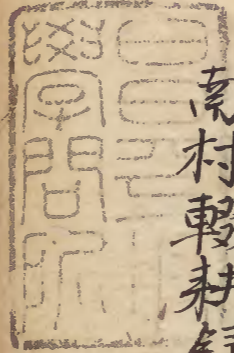
嘗見人戲呼一諱訐者為鄧思賢初不可曉後讀筆談
始得其說云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
訟牒法也其始則教以侮文侮不可得則欺誣以取
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劫之蓋思賢人名也人傳
其術遂以名書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醫科

醫有十三科考之聖府總錄大方脈雜醫科小方脈科

十一科并兩兼
合為十三科不
兼婦人之
兼字

風科產科兼婦人雜病科眼科口齒系咽喉科正骨
兼金鑛科瘡腫科鍼灸科祝由科則通兼言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五

夕顏卷道春一考馬

